

行院物语

二

叶一青
杨林山
王光照 著

中国历代名妓写实

延边大学出版社



行院物语

(第二册)

叶一青 杨林山 王光照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唐代的长安名妓——霍小玉

霍小玉是霍王李元轨的长子李绪的私生女，因恐受株连，又为了纪念祖先，仍改姓霍。她母亲因丈夫不幸夭折，生活无奈，带着她改嫁给姓郑的商人，为讨继父的欢心，她改姓郑，后离开母亲，便正式叫霍小玉。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霍小玉才十五岁，和母亲继父一起住在长安，不幸这年母亲因病去世，小玉失去了她惟一的亲人，哭得死去活来，神魂失守，为母亲的死，她大病了一场。

她母亲逝世之后，继父对她特别热情，在她为母亲不幸逝世沉痛病倒期间，继父为她请医善为调治，又嘱咐家仆好好服侍小姐，并劝她，母亲已经去世，人死不能复生，要节哀，过于悲痛会损坏身体。那一段时间，继父常早晚到她寝宅去看望她，嘱咐好好保重身体，她感到特别的温暖。

这时的小玉，正值豆蔻年华，女性的发育已成熟，她虽然经过了一场病的折磨，但继父为她延医精心调治，并给以适当的滋补调养，身体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状态。她身材窈窕，婀娜多姿，面容秀丽，加之轮廓分明的曲线勾勒出天性迷人的风韵，继父看了暗暗欣喜。

母亲死后，继父对她格外关切，视若亲生，她内心十分感激，因而父女的关系显得融洽起来，小玉对他根本失去了戒心。

一天夜晚，小玉刚刚脱衣沐浴，不意继父在墙壁里掏了缝隙，透过一缝隙，正好看见小玉裸露如玉的肌体，胸前一对嫩乳正微微拱起，象两座小山滴翠，尤其那雪白细嫩的胴体，诱惑得他欲火蓬蓬，垂涎欲滴，他实在按捺不住欲火的燃烧，悄悄地撬窗纵身翻了进去。小玉听得窗户一响，本能地吓得尖叫一声，用浴巾捂住自己的前胸，此时她已魂飞天外，不知如何应付，她继父纵身翻过窗户，像饿虎般地上前紧紧地搂住她，小玉拼命地反抗，并哀叫道：“爹，这不好！你是我爹呵！”

“妞，什么爹不爹的，你又不是我亲生女儿，这没事，妞，爹我喜欢你呢！”他一双手像铁钳一般紧紧地搂住她，身子贴着身子，接着他又用手去摸她的嫩乳，小玉这时才年仅十五的少女，哪里挣脱得开，这样，就被她继父糟蹋了，夺去了她处女的童贞。从此，她精神萎靡不振，内心痛楚不堪，因而更加思念她的母亲。继父尝到她的甜头以后，想占有她，任意发泄兽欲，对她露出狰狞的面孔，禁止她出门，稍不顺从，就对她拳足相加，肆意对她进行摧残。

就在这时，小玉奇迹般地遇见一位稀世奇男子，此人给她留下终身迷惑和不安，也可以说终身的隐恨，他便是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的女婿——登里可汗小王子。

霍小玉虽是私生女，却是名门王侯之后，资质美艳，尤其善诗词，母亲死后，继父叫她担任繁重的家务操劳，不准她学诗词，继父说：“学那些玩意儿做什么？女人家还想去当诗人？女子无才便是德，好好做好家务就是本分了。”继父虽不准她学，但她偷偷地学，每遇新篇，朗诵不息。

又一个晚上，继父喝得酒醉醺醺东倒西歪地回到家里，这时她正在灯下用功学习诗词，用笔记着学习的心得，写她的闺中小记，继父见她越长越艳而撩人，酒性撩发兽性的发作，上前不由分说地抱住小玉狂吻不已，并将自己的舌尖伸向小玉的口里，和

往常一样，霍小玉像一只驯服的羔羊，没有反抗，他感到开心，紧紧掐她的软腰和两腮，一口污秽难闻的酒气冲得她喘不过气来，感到恶心欲吐。这时继父的舌尖在她的口里淫性的撩逗，并将她抱住扳倒在床，正欲用手解她的下衣，不料小玉狠心一下咬住他的舌尖，他痛得哇哇直叫，浑身颤抖，小玉狠力一咬，舌尖被咬破了，血流如注，他痛得蹬足舞手的发狂，狠狠地剥去她所有的衣裳，将她痛打一顿，打得他两手发酸方才住手。将她饱打一顿，犹觉不解其恨，又将她脱得赤条条地，绑吊在屋柱之上。

他感到累了，也顾不得舌尖的疼痛，爬到床上去了，由于酒性的发作加之痛感的反弹和疲劳，他呼呼地睡了。

蓦然，窗外显现一个人头的影子，霍小玉惶然失声：“啊！谁？”

“小妞，别怕！”那男子有如神仙一般地蓦然出现，从腰间掏出一把巴首，月光下寒光闪闪，并向她逼近，小玉的身心开始加倍颤栗，太可怕了，她正想呼喊，那人伸手捂住了她的嘴巴，麻利地用匕首切断绳索，小玉从屋柱上哗的一下掉了下来，那人用手轻轻一搂，将霍小玉揽在怀里，转身象腾云似的出了房。

霍小玉睁开眼睛一看，原来自己一丝不挂，身上覆盖着红绫锦被，伤痕有人细心地为她调治过了，伤痕的阵痛明显消失。

顷刻，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名英姿飒爽的俊美青年，全身一袭黄衫，英武而又谦和，见了霍小玉，笑着说：“小姐，你受惊了，吃苦了，安心在此养伤，不必害怕，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吧！”

“我……我……”她惊慌失措，想起身致谢，但又不便。

“不要动，毋须俗礼，你伤不轻！”青年以手制止，看着她眼眶湿润，十分伤感的神色，关切地问道：“谁这么无情地殴辱你，这么丧尽人性，岂有此理，怎么，那男人是你爹！……是亲爹？”

霍小玉不禁热泪双流，这下戳着了她的痛处，想起自己的苦

楚，想起死去的母亲，悲从心起，哇一声嚎啕不止，接着她沉痛地倾诉了自己不幸的身世，并羞愤地控诉了继父的兽行。那青年听完，叹了一口气，眼含怒火地骂了一声：“畜生！”他显然动了侧隐之心，声调沉重地对她说：“不要紧，我不会为这而轻视你的，你不要急，我救你脱离魔窟，我尽力帮你，我叫登里，愿做你忠实的朋友！”

“啊，郑尼？”

“不，我父亲是蒙族的登里可汗。”

霍小玉又一惊：“你是太子？”

“也可以这样说，我们称小王子。”

青年提到了仆固怀恩，说他是仆固怀恩的女婿。青年听她滔滔地诉说身世之后，再次嘱咐她安心养伤，不要再为此焦急，他一定帮她，并说我们蒙古人是从来说话算话的。他说完转身向帐外走去。忽然，他停住身子，返身向小玉看了一眼，这深情的一瞥，使霍小玉触电似的浑身发热，涌漫全身，这一瞥，使她这一生永久难忘。

这青年真是琢磨不透的人，风一样来，雨一样去，来去无影无踪，叫人难以预测，他听完小玉的倾诉，临去那一瞥，仅留下了道神秘的幻影，她从此再也没见到他，但是，他说的话却都兑了现，正像他自己所说“我们蒙族人是从来说话算数的！”他真是神秘莫测的人，他虽然走了，但却为小玉作了妥善的安排，给她留下了一千两银子及十多箱衣物首饰，这是一笔可观的财富。除此外，他还留下了一纸亲笔留言：小玉，与你难中邂逅，听你倾诉身世，不胜激愤与同情，你虽被玷污，但仍称圣洁！我匆匆流影，难以形影相陪，卿当自重，留下的白银千两并衣箱首饰等十二件，聊可相赠，贤卿善自安排，我乃有室之身，卿勿以鄙人施舍为念，一切善自裁之，下面是他的留名落款。小玉看后，禁不住热泪横流，伤心不已……买下了一栋幽静的庭

院，茂林修竹，花木扶疏，共花去白银四百两，并取名“祈园”，为恩人祈求祝福之意。

春去秋来，霍小玉没有等到她思慕的侠义恩人，她的脑海里几乎无时无刻不浮现他那潇洒而俊武的形影，尤其是他那激昂而慷慨动情的语言，变成了一种在空间任意回旋激荡的声音，不时在她的耳边回荡，她多次在梦中与他幽会，若即若离，似梦非梦，真搅得她神魂失守，坐立不安，她太没办法在心际磨灭和消逝他的幻影了！这期间，她得知继父早在三年前，被官府抓去充军，她感到一阵惬意，“老天有眼，恶人须要恶来磨！”

在这座幽静的祈园，她平静而又不平静地度过了几度春秋，唉！春花秋月，一年一度伤离别！救命恩人呵！你纵有妻室，我并不望与你比翼双飞，但你是我惟一的恩人哪！你是第一个撞入我少女的心扉的男子，这第一个形象是何等使人纠缠不清啊……三年过去了。登里小王子为她留下的银子花光了，书室中堆满诗集，她从小爱读诗词，诗词是一种圣洁的净化剂，它能洗荡人的愁绪，净化人的灵魂，陶冶人的情操，它给人以美的享受。她迷恋诗词，而她最欣赏的诗人，是新任的陇西进士李益。可是，诗不能解决柴米油盐醋茶的生活问题，三天风，四天雨，诗词不能下锅煮，她身边还有供用的使女，偌大一座“祈园”撑起门面，一天一天可要开销啊！

霍小玉认识了一位叫邱十一娘的知己，她原是青楼出身，对开设妓院，有一定的经验，她跟小玉谈得很投机，闲谈中不免谈及当前物价高涨，生活艰难，无以为生的困难，邱十一娘唉声叹气地说：“玉妹，这年头，士农工商，七十二行都难得相混呢，官府苛捐杂税，不顾百姓的死活，他们却花天酒地，官家一餐饭，农户一粮，这年头做什么都难哪！生根的要肥，长口的要吃，，我们总不能活活地等着去饿死啊……”渐渐地，邱十一娘启发她，以祈园为基地，邀请一些风雅名士，吟诗集会，她

说：“玉妹，以你的姿色和诗才，不难打开门面，做官的男人们脸皮厚，心地黑，手爪长，他们可以公开地搜刮民膏民脂，我们女人呢，也有自己的特色呀，男人们爱我们的姿色，有才的欣赏你的诗才，玉妹，凭你天资和才气，何愁衣食之虑呢？……”

邱十一娘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她不说开设妓院，怕伤了小玉的自尊心，从侧面启发和诱导她以自己的姿色和诗才在祈园招来达官名贵以及社会名流，集资收费，充实自己的财源，这实质上就是风月之举，不过比公开操皮肉生涯较高级而已。生活现实是残酷的，就是世外桃源，也要穿衣吃饭，霍小玉为了生活所迫，就在这位邱十一娘的耸恿和操纵下，渐之，这座“祈园”成了高级风月人家。

果然，不到一年，霍小玉芳名远播，来往的骚人墨客如云，那些骚人墨客寒酸者居多，不过这些人倒是些吹鼓能手，能造声势和影响，他们或诗或词对小玉大肆称颂和赞扬，慢慢地，祈园的知名度不胫而走，那些附庸风雅之徒，虽没真正的文雅和诗才，但是他们想充名士，附庸风雅，这些人身上有钱，出手也大方，霍小玉从这些人手中刮得不少的银子，这确是个极好的生财之道。长安北郊的“祈园”和霍小玉的名声越传越远，一直为仕人所乐道。她从此再不为生活所愁了。这位邱十一娘也跟她发迹起来，手头落了不少的积蓄。

大历三年到七年的这段日子，是霍小玉最辉煌显达的时刻，她的诗成了那些名士和骚人抢手之物，那些附庸风雅的人也以得到她的诗作为荣，她用集资付铎印诗的办法，捞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在她的诗名远誉之后，通过邱十一娘的介绍，霍小玉又认识了著名诗人李益和韦庄。

李益是位身材修长，举止潇洒的中年男子，有深厚的诗人气质，高傲的仕人性格，进士出身，霍小玉一见到李益，便是她梦寐以求的偶像。霍小玉将李益的一首《夜上受降城闻笛》编入

《怨黄沙》新曲，即度唱了出来：

回乐峰前沙似雪，
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
一夜征人尽望乡。

她的声音富有弹性的甜润，但配合音乐的伴奏，却有一种凄凉悲惨的感受，这使眼高于天的李益，大为动容，李益对小玉也慕名已久，今见其丰姿以及淡逸隽永的气质，又听到她美妙的歌喉，不禁为之惊绝，他们两人脉脉相对，情深款款，一见如故，各自在心里埋下了爱的种子。

“太好了！真是有幸呢，难得是李表哥也在座！”

两人闻声同为一惊，回首一望，是李益的表弟韦庄。

韦庄对霍小玉的歌曲赞不绝口，又说：“今天我们有幸‘祈园’相见，又有佳人在座，是否作首新诗呢？”

李益对作诗没直接表态，轻轻地叹了口气，说：“表弟，快十年了吧，总算又碰了面，可惜不凑巧，过两天，我又要到巴陵去，大约要一个多月才回来呢……”

“人生有聚有别，才有真正的意义呢。”韦庄用眼睛瞟向霍小玉，她羞惭地低下了头，双颊泛现桃花盛开般的红润。

李益当即以“喜见外弟又别言”为题，写了一首意义双关的五律：

十年离乱后，长大又相逢。
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
别来沧海事，语罢苍天钟。
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

李益的诗，令人有清新脱俗的感觉，霍小玉早就慕名神往，这下一见这首新诗更是倾慕得无法自制。

当晚，韦庄和其他的客人都已纷纷散去，独有李益留在祈

园，小玉的心情特别激动，她住进祈园虽已数年，这“祈园”成了风月的别号，她是这“祈园”的主人，她以诗驰名，实为当时一代诗妓。几年来，她这祈园门庭若市，她接待过无以数计的各种身份的男人，她虽成了风月中人，但她仍洁身自守，几年来并没正式留过男人在祈园歇宿，她对男人的接待，虽是迎新送旧，但她与那等专操皮肉生涯的下等青楼女子毕竟是两码事，她的身子，除了被她那禽兽般的继父暴力奸污以外，这几年来，她一直是坚守贞操的，她并不是那等水性杨花的女人，这一点她感到自豪。她酷爱诗词，读过不少前人和今人的诗作，比较起来，她更喜爱李益的作品，她与他神交已久，在男人中李益是闯入她心扉的第二个男子，诗文同骨肉，因而他们一见如故，相逢很晚，他们博古谈今，谈诗论曲，特别是谈到诗的奥妙和神韵，李益侃侃而谈，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李益主张写诗要深入体验生活，他说生活是诗的泉源，写诗要从审美的角度去凝炼词句，要俗中透雅，要有感而发，不要套搬前人的句子，要有自己的感受，千万不要无诗也挤诗，无病而呻吟……小玉被他说得陶醉了，她为他亲自动手做了一桌新鲜可口的佳肴，买了上等的好酒盛情款待他，她陪他喝到月上庭院与栏杆还觉兴犹未尽。李益不但诗才敏捷，酒量也颇大，小玉这几年因心绪不佳，就学着喝酒，借酒浇愁，她的酒量已经喝开了，于是也就舍命陪君子，他们这真是“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了。他们一直痛饮到夜阑酒兴酣，李益端起酒杯深情地望着她说：“小玉，答应我，从今天起，不！从现在起，这祈园的天地，只属于你和我，我要与你长相厮守，直到白头。”

霍小玉惊愕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泪眼中散发出无限的惊喜和惶惑：“李郎，你别骗我！”

“我日后若不守诺言，有负卿之处，天道不容！不得善终！”说着自颈间取下一块红玉佩，套在霍小玉的脖子上，“小玉，相

信我，我是天下最守信誉的男子，这是我的家传之宝，让它长期作为我们爱到白头的象征吧！”

这晚，他们一直饮到深夜，又各自以见面为题联了诗句。相互倾吐爱的情丝，他们的精神共同进入了祈园的幽静，诗为媒介，他们愉快地结合了……

第二天，李益尤不忍相离，奈巴陵之行甚为迫切，他不得不忍痛割爱，李益为了大事，以男子汉的气概离了祈园，临行，他留下一笔银子。

李益走后，小玉有些魂不守舍，邱十一娘戏谑地笑她说：“玉妹，他把你的魂魄勾走了么？他说了很快就赶回来，何必……”

“啐！你知道我是为他？”

“还要嘴硬，你的心事还瞒得过我？玉妹，对男人，我是领教至深哪！他们多半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不可过于相信呢！唉，女人哪，千万莫要痴情，痴情最易上当，玉妹，我这是经验之谈呢……”

邱十一娘的话，她没有搭言，却由此陷入了沉思……

李益比预定的归程晚了半个月，他终于回到了祈园，二人团聚，小玉为他备酒洗尘，邱十一娘为他们祝贺。这一次，也陪他们喝了个尽兴方休。人与人相处，要通过接触和了解才能达到相知，小玉和李益流连燕尔，似漆如胶，他们真诚地相恋，但通过一段时间，渐渐地，霍小玉发现李益嫉妒心太重，缺乏一种文人潇洒的气质。如他的一位朋友，由他带来与小玉接触，见了几面，这位朋友倾慕小玉的姿色与诗才，说她是当代惟一的才女，少有的美人，笑李益有缘分，艳福不浅，一次，因多喝了几盅酒，酒后失态，在言语中说了两句对小玉有非分之念的笑话，李益当时正色严词，并大发雷霆地将其当场逐出祈园，弄得满座扫兴，其他的几位客人，也感到难堪。

一天，祈园来了一位从天而降的贵客——登里小王子，这是霍小玉永世难忘的恩人。她想得他好苦，人非草木啊，他对她有救命之恩，而且有特别的施舍，这座祈园就是他所赐的银钱的产物，她怎么可能忘却他呢？五、六年了，她常常为他想念得发痴，有时梦里都喃喃地念着他的名字，她万万没想到今生今世还能再见到他，更没想到他还会找到这祈园来。

霍小玉惊得发呆了，喜得发狂了，她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的心情，她惊呼道：“我的大恩人，登里小王子，会是你，我以为这一辈子再见不到你了哩，你……”她的喉咙发硬，声音发抖，她的感情激动了，喜悦的眼泪从两颊滴了下来……

“霍姑娘，想不到我会来吧！”登里仍然神态自若。

霍小玉眼眶泛满了泪水，望着登里小王子，嘴角忽然一阵牵动，她终于低下头，说：“想得我好苦，六年了！你为何现在才来？我……”说着樱唇紧咬，眼泪一滴一滴地流向颊间。

“我现在不是来了吗！人生是有聚有散哪！”登里流露出至情。

“太晚了，呵！小王子，我的大恩人！我……”

乍然间，霍小玉露出特别惊讶的表情，双眼望着祈园门口，她发现李益回来了！他已神经敏感地发现了这位新来的客人，他怒容满面地用眼睛瞪着她，那神态就像是被斗败了的牯牛，斗红了眼睛，欲重新找着对方进行决死角斗一样，使人不寒而栗，登里回头一望，正好与李益相面对，李益也大为—怔，脸色大变，却礼貌地向登里小王子拱手为礼：

“我道是谁，原来是尊驾光临！李益来得鲁莽，小王子，你既然先到，你又是……好！咱们后会有期！”

李益说罢，头也不回，扭身象旋风似地出了祈园。霍小玉见状向室内奔去，她“哇”地一声，心里像火山爆发，她神态失去了自制，半天还在抽泣。久久，登里终于释然地笑笑，也返身离

开祈园，飘然而去。

霍小玉莫知所措，邱十一娘也感到尴尬，这种情况，她确是无能为力，只好惨然一笑，任其自然。

李益和登里小王子，自此都没有再来祈园，霍小玉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她病倒了。

但是，有一个人却在暗中眷恋着她——那就是至情至圣的救她脱离继父魔掌走向自由人生的登里小王子。有一天夜里，登里又幻影似的出乎意料地到了霍小玉的身旁，他非常想告慰她，但梦呓中的霍小玉，一直呼唤“李十郎”的名字，李十郎便是李益，他知道此刻的小玉，心灵里充溢着的是李益的身影，爱是神圣的，也是自愿的，而且是最自私的，他当初同情小玉，尽力地救了她，其实他当初一见面就爱她，不过他已有了妻室，他怕误了她的终身，因而六年多来，他一直把爱的种子压在心底，每当发芽，就自觉地把它拔掉，他这时见小玉奄奄一息，他自知不足以解其危，于是一咬牙，一溜风地出了祈园。

登里小王子找到了李益，“李益，你枉为诗人中的情圣，算什么当代大诗人，诗人写的是人间圣洁的纯真之情，人家霍小玉对你一片真情，你却疑神疑鬼，没有一点诗人的气概，你不该辜负人家对你一片痴心哪！”

李益妒火中烧，双眉紧皱，两目一扬：“哼！小王子，不要因为你岳父在朝有权有势，这可是私事！本人惹你不起，总躲得起你，你喜欢霍小玉，下官慷慨承让，何谓辜负二字？”

登里小王子怒气顿时消去，幽然长叹道：“唉！李大人，你知道我和霍小玉的关系吗？”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

登里小王子缓缓地说：“七年前，我救了她一命，使她脱离继父的魔掌，赠了她银子建造祈园，从此我再未见到她，你知道我是一个有家室的人，我在长安，对她的一切都知道，这姑娘待

人诚挚，有一颗金子般的纯洁之心，并非水性杨花的女子。她这些年，虽身在风月，但她却从不卖身，洁身自好，她这一生，除了她那禽兽不如的继父糟踏了她以外，我知道，你是惟一撞入她心扉的人，她把全部爱心献给了你，可你，唉，我喜欢这姑娘，但我对她从未有染指之念，我关切她，出于兄妹之情义。不想，那天我第一次去看她，弄巧成拙，你却误会了！”

李益听了，愕然地望着这番邦的贵族，愧悔不安地说：“小王子，下官愚昧，听君一言，顿开茅塞，不知小玉现况如何？”

“疾无药治，生死迫在瞬息之间了！”

李益大吃一惊：“仍在祈园？”

“仍守祈园。”

“走，小王子，我们一同去看她！”

二人结伴匆匆前往祈园。

祈园中的霍小玉，躺在床上，形容枯槁，面白如纸，室内案前，悬着李益的《江南曲》诗句，乃是李益亲手所写，室内一切如旧，只是人非昨日，李益触景伤情，俯身床前，含泪叫道：“小玉！小玉！”

霍小玉微微地动了一阵眼皮，已无力张开。

邱十一娘和侍女在一旁暗暗流着眼泪。

“小玉！”登里继续叫着：“李十郎来了！”

霍小玉终于睁开了眼睛，仿佛在梦幻中，她一眼瞥见登里出现在她眼前，眸子里闪着晶莹欲滴的光泽，她嘴角蠕动了几下，身子吃力地挣扎欲起，可惜力不从心，她同时看到两个心爱的人影浮现，尤其当她看到李益，忽然双眼中充满凄楚和悲忿，勉强地抬起头：

“你……你……”

李益赶忙将她的头抱住，带着忏悔而颤抖的嗓音，低泣着说：“小玉！我都知道了，都怪我，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

……”

霍小玉整个身体激起一阵震动，含怨地说：“十郎，你……人家小王子，是……世上的大好……”

大概是要说大好人，可惜，她已气喘吁吁，冷汗如油，气息微弱，一个大好人的“人”字没有说出口来，只是嘴角吃力的蠕动和抽搐，她悲恸地逼视着李益，但全身僵硬倒在李益的怀中，断了最后一口奄奄之气，玉碎花残。

“小——玉！……”李益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玉妹——！……”邱十一娘泣不成声。

“小姐！——”侍女喉咙哭得嘶哑。

“小——玉！……”登里两拳紧握，眼眶里流出了男儿不易轻弹的泪。

这时，天已黄昏，庭院里阴森森地，几声晚鸦发出凄厉的哀鸣……

阵阵晚风摇曳着祈园的哀柳，几片落叶无声地洒落庭阶……

小玉的丧事办得十分隆重，一代名花，著名诗妓的不幸逝世，引起人们极大的震动，好多达官贵人及社会名流，都赶来参加她的吊唁，为她感到惋惜。

办完丧事之后，邱十一娘从小玉的箱角里搜出了她的一本销魂诗稿，其中两首词令，李益和登里看了，更是伤感不已：

伤春——调寄“针线箱”

恨流光把人催紧，
看看里春光又尽。
五行中合受凄凉运，
可怜侬苦萦方寸。
只见落红满城香成阵，
可奈枝上流莺和泪闻：

行踪难问，
香罗帕上，
尽是啼痕。

二

病愁——调寄“双蝴蝶”
真个是红颜多命蹇，
我空自为他情辗转。
别下我万千言，
宽褪了两行金钏。
他竟自不分皂白一去袖如烟，
撇下我万结愁肠痴眼望穿。

玉
箫

